

尼克森總統世局咨文之檢討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第四十四次學術座談會——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六十年三月十一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在該所會議室舉行第四十四次學術座談會，討論題目為「尼克森總統世局咨文之檢討」。座談會由該所主任吳俊才教授主持，應邀出席之專家學者計有吳俊才、林志烈、李鍾桂、孫德湘、郭乾輝、羅石圃、盛子良、梁敬鏞、馮達、陳元、尹慶耀、雷崧生、鄧公玄、魏鏞、鄒雲亭、翟因壽、洪家燕、谷正鼎、陳澤豐、丘宏達、趙惠謨、陳紹賢、石樂三、朱少先、張棟材、沈鈞傳、張和蘊等廿餘人。茲將當日發言要點刊載於後，以供參考。

主席致詞：

今天，我們舉行國際關係研究所第四十四次學術座談會，討論美國尼克森總統在上個月二十五日對美國的主席致詞。國會以及美國全體人民，也可以說是對全世界所發表的世局咨文。咨文除導言和結論外，一共有六章。談到尼克森主義、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的制度、美國的全球性戰略、軍備管制、美國的国家利益以及與美國相關國家的利益等。就有關這些問題作形式分析，同時提出美國已經採取和準備採取的政策。美國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盟邦。美國總統準備採取和已經採取的政策，不但是應該對美國的國民負責，美國的長遠的国家利益負責，假如有重大的決定的話，應該是對歷史負責的。

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若干重大國際問題，過去我們遇到有關的問題，都提出來作冷靜的仔細的分析。因此，這個咨文當然是我們研究的對象。我想在座各位先生都已經看過這個咨文，特別是關於中國問題部份。在提到東亞與太平洋地區的這一章裏邊，一共有四頁。就內容來看，和去年第一次的世局咨文沒有太大的分別，但是他所強調之處，有若干點很值得我們加以反復地仔細地研究。在這次的咨文裏，第一次正式的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稱呼，達數次之多。美國和我們是有邦交的国家，嚴重一點說，是不是有干涉中國內政之嫌？又比如他說中國大陸的情勢，過去四年之中，是一片混亂，但是目前的情況，已經趨於平靜，在這趨於平靜的局勢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會來試探與其他的国家，特別是與中

國大陸相鄰的國家，尤其是包括美國在內，來建立一種正常化的關係。咨文中又提到關於北京和台北之間的問題，他相信可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這些的話，都是值得我們仔細研究的。他又提到美國和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應不構成一種障礙，影響到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來建立一種光榮的、和平的、正常的、良好的關係。不但如此，而且提到關於聯合國的問題。他說，這不是一個不應該「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的問題；而是一個是不是依照它所開的條件讓它參加的問題。換言之，假如它不排除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以內的話，美國歡迎它參加這個國際社會做一個積極的建設性的份子。這許多的話，當然，我們可以做許多的解釋，不過仔細研究起來，這一次咨文所提到的這些點，都可能產生相當深遠嚴重的影響。

我提到一件事，就是日本的貿易代表團，這一次到北平去談判，談判以後，據新聞報導，周恩來接見這個代表團的時候，曾經說到過去是日本軍閥侵略中國，但是這個已經過去了；現在要開始來建立一種中日之間的新合作關係。像智利、像加拿大、像義大利，離開中國很遠的國家，都已經承認了中國。那麼，是不是日本要比美國遲一點來承認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呢？要日本人仔細地研究尼克森總統最近所發表的世局咨文。周恩來這幾句話，是有大的陰謀的，他就是利用了尼克森的世局咨文來作為一個鬥爭的工具，作為達到它誘惑迫使其他的國家快點承認匪偽政權。所以尼克森這個咨文發表以後，雖然白宮方面有所解釋，說這裏面所說的話，想到那裏就說到那裏，並不是那麼嚴重的。甚至說我們的看法是錯的。雖然他這樣解釋，但實質上這個咨文所含的意義，我想不是這麼單純。

在座各位先生都是對有關的問題素有研究的。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裏來要很冷靜地很仔細地來做一個研究，透過我們的研究，使社會一般人能夠有個正確的瞭解。

谷正鼎先生

認識共匪侵略好戰的本質

勿爲其一時笑臉攻勢蒙蔽

主席、各位先生：

關於尼克森總統的世界咨文，我只在報上看到，報上看到的不是全文，只是中國這一部分。不過拿尼克森這個咨文來看，他的理論的根據，主要的論點，可以說同去年十月六號國務院助理國務卿葛林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對華聲明，完全是一樣的。歸納起來尼克森的幾個錯誤觀念：第一，他同葛林

犯的錯誤是在把中國大陸上的人民同毛匪的政權，看成一體，他認為好像共匪的政權就是代表大陸人民，殊不知，今天大陸上的人民是最反共的人民。所以，我時常說，共產政權是人類歷史上最壞的政權，而毛澤東政權是共產政權裏面的最壞的政權，中國人民是世界最反共的人民，較東歐各個共產國家裏面的人民尤為反共。我們拿共匪統治下所發生的大鳴大放，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來看，可以看到中國大陸上的人民了解共產黨的罪惡最深，反共的情緒最熱烈。我們拿香港的難民潮來看，港澳海面的浮屍來看，這十足證明中國人民情願冒死亡的危險，逃離共匪暴政投奔自由。今天美國政府閉起眼睛以為共匪政權是代表中國人民，美國要同中國人民接觸，好像要透過這個政權，這個根本與事實不符，而且根本是一種幻想，並將招致中國人民對

美國的反感，這是「助紂爲虐」。事實上今天中國大陸的人民是共產黨的敵人，將來埋葬共匪政權，埋葬共產主義的是中國大陸上的人民。這一點，美國人完全不懂，而且看反了。第二點，美國的當政者，對共產黨的本質不認識，所以，尼克森的世界咨文、及葛林在議會的聲明，都是說「希望共匪將來進入國際社會，成爲一個國際社會有建設性的角色」，這根本是個錯誤的幻想，根本不懂共產黨的本質。而尼克森的以談判代替對抗，也就是由於不懂共產黨的本質，因爲美國人總把共產黨看成一個人，看成像我們普通自由人一樣的人，殊不知，凡是一個人他加入了共產黨，受了共產黨教條的訓練，組織的訓練，這個人就完全變了，就不是一個人，最少他就不是我們這一類的人。一個人受了共產黨的訓練，他的人生觀、道德觀念、行爲標準，同我們自由人完全是相反的，他視共產黨的利益高於一切，凡不合共產黨的利益的，都是應當消滅的，他把道德、信義，認爲是欺騙的工具，換句話說，一個人受了共產黨訓練後，人性沒有了，完全是獸性了。所以，如果我們把共產黨看成一個人，看成像我們這樣一個人，如果我們把人的道德標準與行爲規範，認爲共產黨也是我們這個道德標準，也是我們這個行爲規範，那我們就絕對的大錯誤。所以，今天若希望以暴力革命爲信仰的共產黨成爲一個國際社會的建設性份子，那簡直是「日從西出」「鐵樹開花」。不只是毛匪，即所有的共產黨，都不可能。我們幾曾看到吃人的鱷魚，會變成金魚，虎狼會變成馴羊？共產黨不會變成和平的建設份子，是理所當然，因爲他們信仰暴力，主張實行暴力革命，如果放棄了暴力革命，那就不是共產黨，所以，如果要與共黨談判代替對抗，希望由談判而能够得和平，這根本是緣木求魚，而希望毛匪成爲一個建設性的份子，那更是一種妄想。從尼克森的世界咨文裏面，從葛林對華聲明裏面，他們說現在的中國大陸已經安定，共匪已經變和平了，共匪的軍隊已經聲明不會駐紮到外國境內去，而共匪的核子也不會構成威脅，可是，這個論點是完全錯誤而危險的，而且，尼克森、葛林的這個說法，也就同它美國國防部的說法是衝突的，美國防部長賴德最近在報紙上說：「共匪是構成亞洲的普遍威脅」。所以，希望共匪成爲一個和平的建設份子，這個是很危險的假說，很危險的幻想，而基於這種不切實際幻想所決定的政策，不只是危害美國，而且是危害天下。美國製定政策的人說，亞洲比韓戰時不同，亞洲在變，共匪在變，所以美國政策也要變，即是要與匪

修好。他們常標榜「現實」，但是今天的現實是大陸上的人民是反共的，是在對共匪作殊死鬥爭，要推翻共匪統治的，今天的現實是共匪絕對不會放棄它的暴力革命，共匪絕對不會改變它的侵略好戰態度。美國政府認爲過去二十一年中，在中國、在整個亞洲已有基本的改變，所以美國考慮「中國問題」的方式要改變。查共匪的好戰侵略與韓戰時仍然一樣，而越戰乃爲匪所一手製造。共匪的笑臉外交攻勢是一時的策略運用，而侵略好戰乃爲其本質，我們不能爲其一時的策略所蒙蔽愚弄，而忽略了對它侵略的戒備防範，致貽禍人類。近年來中國大陸與亞洲均在變，但是在向反共方面變，如高棉、印尼之由共產附庸變爲堅決反共，中、韓、越、泰，日益強大發展，日本反共勢力之興起，均是明證，至於中國大陸人民反共之英勇，更爲明顯，中國大陸隨時都可能發生反共的鉅變。美國應當把握此種向反共變動的方向，加以協助推動，以恢復亞洲人民的自由，萬不可與亞洲人民的反共自由願望走向相反的方向，而企圖與共匪交好。因如此必爲亞洲人民所痛恨，且與美國立國精神是違反的。美國是自由世界的領導者，美國的決策，應當以自由世界的共同利益爲標準，而不應只顧遷就其國內一部份姑息主義的叫囂。因爲現在自由世界的利益與美國的利益是一體而不可分的。中美兩國必須密切團結合作，來維護人類自由。我以為針對近年來亞洲的反共形勢發展，美國應當：

(一) 協助亞洲反共國家從速建立集體安全組織，並與精誠合作，共維亞洲及世界和平。

(二) 積極援助中國大陸人民的反共自由運動，並支持中華民國光復大陸。

(三) 徹底放棄兩個中國的幻想，維護聯合國憲章，堅決反對共匪進入聯合國，並維護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益地位。

(四) 徹底放棄與匪修好的幻想，因爲對匪修好，即是與中國大陸人民爲敵。而且共匪對美的惡劣反應，美國是自取其辱。

(五) 勿存「以匪制俄」的迷夢，對匪俄衝突應採超然中立態度，任其演變。美國此時對匪示好聯絡，蘇俄當然洞悉此中權謀，即會放鬆對匪的壓迫，轉而仇視美國。美國要想緩和和美俄緊張關係即難有可能。而共匪正期待挑動美俄核子大戰，以坐收漁利。

我認爲美國政府外交官員，雖自願向共匪強權低頭屈服，儘可自爲，而

不應歪曲事實，為共匪偽裝和平面貌，以影響國際輿論，更不應曲解亞洲及中國大陸的反共變化，以打擊亞洲的人心士氣。因為如此是對美國與世界均有損害的。

至於美國希望在不排除中華民國的條件下，准許共匪進入聯合國。這就是向侵略者投降，就是美國從正義立場退却，就是美國違反了聯合國憲章，就是尼克森總統違反了美國立國的精神。當然大家都知道共匪是被聯合國裁定為侵略者，假如侵略者的共匪進入聯合國，那聯合國還成爲一個東西嗎？共匪進入聯合國，聯合國就掃蕩無存。共匪方面正積極企圖攢入聯合國，只問目的不擇手段，共匪企圖入會的目的乃在：(一)排除中華民國。(二)團結「第三世界」的小國，以反對超級強國(美、俄)。(三)爲以建立反美統一戰線爲號召，以與蘇俄爭取共產集團及不結盟國家之領導權，並將要求聯合國裁定美國爲侵略者。因蘇俄勢力日益擴張，咄咄逼人，美國人中認蘇俄爲第一敵人，而想「用匪以制俄」者，頗不乏人。殊不知無論共匪或蘇俄在聯合國中均將以反美爲號召，狄托雖在與史達林衝突白熱化之時，而南斯拉夫在聯合國內亦與蘇俄站在一起以與美國爲敵。如共匪一旦入會，爲與蘇俄爭取左傾國家的領導權，一定以「反美」爲第一號召，一定會糾合若干國家要求聯合國裁定美國爲侵略者。如此不僅聯合國精神蕩然無存，而美國在世界尤其在亞洲將信譽掃地，自由美國有被逐出聯合國的可能。故有匪入會的聯合國，將成爲美國的枷鎖與刑場。且共匪勢將以聯合國爲煽動戰爭的場所，而人類核子浩劫勢將來臨。至於匪利用聯合國議壇以煽動美國內亂，利用其代表團人員外交權之掩護，進行對美國內部顛覆及販毒之擴展，更是意料中的事。故拒匪於聯合國之外，就猶如檢疫機關對帶有惡性傳染病菌——霍亂、鼠疫、麻瘋——的病人，必須予以隔離，以免危害社會的道理是一樣的。

尼克森一面准共匪入聯合國，一面說要維護中華民國的權益，這是矛盾的，要維護中華民國的權益，維護聯合國的憲章，就不能讓共匪進入聯合國，讓共匪進入聯合國，而聯合國就是毀滅。所以我的主張，假如聯合國不依據憲章第十八條來處理中國代表權問題，不依據憲章廿三條來維護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我們中華民國沒有在這個聯合國的必要，我國即應堂堂正正、毅然決然的退出，並宣佈聯合國違憲，自趨滅亡。我國應以護憲爲號召，團結主張正義之國家，爲維護聯合國憲章精神，重組織國際正義和平組織

而奮鬥。

美國今天所說大陸共匪情勢安定啦，所說共匪可以趨向和平啦，視大陸人民同共產黨是一體啦，這完全是違反現實與昧盡良知的說法，是要自誤誤人的。就同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以前，那一批美國的共匪同路人所叫的，說是「毛澤東是土地改革者」，同樣的含有毒素，這個毒素，使中國大陸淪陷，如今又說希望共匪在國際社會中扮演建設性的角色，這個說法的毒素如不消除，勢將危害亞洲，危害美國，並貽禍世界。由於中國大陸的淪陷，才有韓戰越戰之發生，美國人在韓戰，死傷十四萬，今天在越戰截至到現在，死的超過四萬之多，傷的人有十四萬之衆。這些美國人流的血，爲的是遏止共匪侵略，假使中國大陸不淪陷，就不會有韓戰與越戰，美國人在韓戰所流的血，就是拿來補償羅斯福、杜魯門、馬歇爾對華政策的錯誤，那麼今天尼克森再要造錯誤，恐怕美國犧牲的血流的更多，可能將來要在美國本土去流血。還有一點，剛才主席已經報告過的，尼克森希望中華民國與共匪和平解決，用和平談判方式來解決，這一點，我們更要大聲疾呼，我們更要堅決反對。我們同共匪絕對不能和平相處，中華民國爲國家的生存，人民的自由，必須消滅共匪，而且這個問題是我國內部問題，決不容任何國家來干涉。抗戰勝利以後共匪叛亂，因爲美國強迫我政府與共匪和談，失掉中國大陸，我們還能再上當嗎？中國人民是要堅決消滅共匪的，而如何處理共匪問題，是中國自己的內部問題，希望美國不要干涉，美國亦無權干涉，如要干涉，一定遭受全中國人的強烈反對。尼克森本人在沒有當總統以前，他對共產黨是有認識並堅決反共的，但是，他當了總統後，遷就姑息主義者，只講權術，不講正義，對競選時的主張都置諸不顧。我們總希望尼克森總統成爲美國的一個旋轉乾坤的總統，希望他成爲美國旋轉乾坤的大政治家，我們不希望他成爲一個自私投機的政客。各位知道，美國國會充滿了政客，很少有政治家。也許美國的現行制度，只能產生政客，而難於產生政治家。政治家和政客不同的地方，就是政治家堅持原則，堅持正義，而政客是唯利是圖，是投機取巧，政治家和政客的不同就在此地。所以，我們希望尼克森成爲一個旋轉乾坤的美國總統，今天美國的確需要一個旋轉乾坤的政治家，才能挽救美國的危局，美國的病害很深，而中了共產黨的毒中得很深了，她需要一個旋轉乾坤的大政治家的總統，而不需要一個投機取巧的政客。我們對尼克森總統仍寄予厚望

，希望他客觀的認識共匪侵略好戰的本質，勿為其一時的笑臉攻勢所蒙蔽。

趙惠謨先生

美國在逃避維護自由世界責任

我應自力更生爭取聯合國與國

主席，各位先生，今天我們討論尼克森總統的咨文，我個人先提幾點綜合的意見。

美國過去在國際上，不僅是我們的友邦，很多地方都可以幫我們的忙，可是這十年以來，尤其最近一九六五年以後，在聯合國方面，很多時候我們反而受其累，有許多友邦就因為反對美國，結果就連帶影響到我們，所以現在美國對於我們中華民國之為福是有其限度的。但像尼克森的咨文對我們有壞影響一樣，上屆聯大中國代表演的演說，就促使我們少了兩票。據我個人的觀察，國際間受尼克森咨文的影響很大，所以我們今天大家要嚴正地檢討他的咨文。因為他的咨文，就整個國際局勢來看，對我們非常不利，受到他咨文的影響的國家實不在少數。

現在美國一般人民對國際情勢實在太少知識。我記得十年前，美國國務院邀我同兩位立法委員訪美時，我每到一處，必定購買當地的報紙看，結果發現整篇都是地方暨國內新聞，國際新聞僅三條兩條全都有關美國，至於有關亞洲與我們中華民國的消息真是千難萬難一見，更可笑的是有一位很有地位的美國人，還把我們當作是由大陸去的，使我們感到非常尷尬。所以我今天說，美國領導自由世界，作得並不理想，甚至於可以說，現在的美國並已經喪失了領導自由世界的精神，已經不願意負起這一責任，能避免麻煩就盡量避免，所以尼克森咨文的背景，就是表示美國已漸漸在走下坡，對於他所主張的兩個中國論調，他以為並不是對我們不好，反以為是幫我們的忙，他認為是讓我們取得更穩固的地位，可以安存下去。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對維護整個自由世界責任是在逃避。

關於尼克森總統的咨文，我今天願意就兩個問題加以檢討。第一是關於

中國的問題，基本上美國已確認了兩個中國的政策。過去關於兩個中國的主張儘管已在美國存在，但是並沒有經過政府最高當局加以公開發表，今天我們看尼克森總統咨文中關於中國問題部份，從第一段開始就不斷提到匪偽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有一次提到我們的則是台灣而且是和新加坡並列的。這次兩個中國主張的提出，不是學者，不是新聞界，也不是議員，而是美國總統在對國會的正式咨文中提出，我們怎麼能說這不是事實上的承認呢？我們再看咨文中有一段說到：『我不認為我們和中華民國的關係，需要構成朝向美國與中共間，建立正常關係，發展途中的一个障礙』，這也就是說，假如美國要採取兩個中國的政策，他認為我們中華民國並不是一個障礙。另一段提到：『我想明白指出，美國準備看到中共在國際社會中担任一個具有建設性的角色』。『在今後這一年，我將謹慎研究我們可以採取的進一步步驟，以創造美國人民和中國大陸人民間，比較廣大的接觸機會』。最後他又提到：『祇要北平仍然繼續採取對美國頑強的敵對態度，我們為改善關係所能做的甚乎其微，但是我們能做的，我們都將去做。』其原文為「What we can do we will.」這就是說，美國所能做的，他們就願意去做。從尼克森咨文中對中國問題的結論來看，可以說美國在今年之內，假定國際情勢允許，尼克森政府還有什麼不能做的呢？所以我們應當大家提高警覺，萬事都要先從壞處着眼作最週到的準備。

剛才談到尼克森咨文中對共匪一再表示好感，至於對我們中華民國，尼克森的態度則不够明朗，所以有許多記者在三月四日白宮記者招待會中，要他加以澄清，要他表示對中華民國的確切態度和立場，這時尼克森答覆稱：『各位已經注意到我在外交政策的報告中，我曾說過美國遵守對中華民國所做的防衛承諾。如要美國政府對這件事，表示任何意見的話，我要說人口較聯合國三分之二會員國多的中華民國不能，也將不會被排擠出聯合國』，又說：『我們希望與世界上所有國家的關係正常化，不過在中共方面對此迄無反應。但在任何情況下，我們均不會進行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政策，假如此一政策的代價是將中華民國排出聯合國』。這是明白表示他的兩個中國政策，絕不許排除我們在聯合國的席位。最後他又說：『不管如何，美國改進對中共的態度，絕不以減少與中華民國的友好關係為代價』。這就是尼克森在咨文中所提到有關兩個中國論調的解釋。今天美國與共匪接觸之所以行不

通，不是美國做得不够，而是共匪把大門關得太緊，我們可以看到，匪共對尼克森的咨文，遲了十天後新華社才予發表，可能是經過仔細的研究，然後經由高級匪酋同意後才加發表。而其措詞簡直不像是對另外一個正向他討好的國家。首先共匪罵尼克森咨文中所有和平的呼聲，是「淺薄無恥」。其次指出尼克森咨文是「赤裸裸地暴露出美國帝國主義的頑固，堅持侵略，稱霸世界的野心。」第三次又指出這篇咨文「反映出尼克森政府內外交困，進退維谷的狼狽處境。」最後又說，「美國支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是在玩弄兩個中國罪惡的陰謀。」所以今天我們可以說尼克森總統儘管在咨文中想討好匪共，而匪共方面，據我個人觀察，認為美國還做得不够，美國總統想以咨文中所提到的條件與匪共接近，我想其距離還是很遠。因為匪共自己以為今天已掌握了有利的態勢，所以尼克森儘管提出兩個中國的論調，所得到的却是無理的謾罵，這是自取其辱。

其次，美國對我們錯誤看法與認識由來如何？為什麼在咨文中會發生那麼大的錯誤？我認為第一因為是尼克森受到國內姑息逆流的內在壓力，今天在座的各位先生都知道，美國兩個中國的論調在十幾年以前就已經醞釀，民國四十八年，我和在座的陳紹賢委員訪美時，到哈佛大學去參觀亞洲研究所，那時史瓦茲教授和我們交談，其中談到兩個中國主張時，他曾說他是不贊成共產主義的，從他的著作中可以得到證明，他之所以主張兩個中國，就是因為他認為我們沒有辦法反攻回去，認為我們的力量太小，所以他們主張兩個中國，其目的在使我們在聯合國取得合法地位。所以我們今天論到美國的姑息逆流，應當追溯到太平洋學會和費正清之流的荒謬主張，再加上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兩大新聞全力鼓吹，才使這股逆流漸漸擴大。各位先生也可以看得出來，美國的新聞週刊和時代週刊也都走這一條路，由學者傳到新聞界，由新聞界傳到議會，再由議會傳到國務院，現在由國務院進而達到美國總統，所以尼克森的咨文中首次出現了兩個中國的政策主張。他之這樣做，當然是迎合所謂「自由派」，希望能蟬連第二任總統。雖然他在咨文中提出了如此的主張，但是可能還有些姑息份子覺得他做得還不够，還不能滿足他們的胃口。

第二原因，就是美國朝野對大陸有個錯誤的認識。尼克森在其咨文中已明白地指出，過去十年中國大陸有一段時期的混亂和不安定，現在似乎正在

比較趨於安定，共匪已可能有新的機會來探測其鄰國，其中包括美國在內，建立正常關係的時機。尼克森為甚麼認為大陸情勢比較趨於安定，這就是對大陸實際情況的瞭解不够所致。各位先生，去年四月廿四日，匪共第一枚人造衛星進入太空，表示匪共已有遠程飛彈發射的力量，到了去年十月十四日，匪共第十一次核子試爆發生，迄今年三月四日，匪共的第二枚人造衛星又射入軌道。我們知道美國人是個非常現實的民族，他們認為你中華民國說共匪不行，那麼它怎麼會成功地發射人造衛星呢？日本科學這樣進步的國家，第一次發射衛星沒有成功，第二個在軌道中僅運行兩天就告消失，你要說共匪內部不安定，又怎樣會這樣做呢？所以這一點是美國人對大陸匪共政權真象的錯誤認識。

第三原因是美國還誤認為對共匪可以和平共存，這是因為美國雖然認為毛匪如此兇狠，但是費正清之流的宣傳則認為大陸的人民是和平的，匪共周恩来等是可以妥協的，毛匪終會死的，將來我們美國人是有希望和大陸的毛匪繼承人可以和平共處的。所以因而有了兩個中國的論調出現。

美國的兩個中國主張，必然會影響到我們今年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據我的觀察，美國今年十之八九不願意再提重要問題案，其原因一則怕得不到過半數而通不過；二則因為美國既然主張兩個中國，重要問題案就是明明白白間接拒絕匪共進入聯合國。美國既然主張兩個中國，復又提出重要問題案，不是自相矛盾嗎？所以美國無論就國際情勢看，或從本身立場看，似乎不可能再主動地提重要問題案。今天我們站在學術研究的範圍來看，首先要瞭解對方的立場，然後才能安排自己的作法，所以我估計，儘管我們要提重要問題案，而美國是不會願意再提出重要問題案了。最近布朗先生來訪，他很可能是代表國務院來探詢我方的。他那「冷」的樣子根本不像普通美國人，以前我在英國十一年，曾經看過英國有種老奸巨滑的人，就像那個樣子。過去重要問題案聯署的國家有澳洲、紐西蘭、日本，今天美紐澳有軍事關係，所以他先到這兩國，很可能去表示，今年美國不提重要問題案，同時也要澳、紐兩國不必再提該案了。至於布朗所帶的隨員是甚麼樣人呢？一位是中國大陸科科長，另一位是主管聯合國事務的官員，這顯然是美國已經明白白在做阻撓重要問題案再度提出的工作。至於將來聯合國可能出現甚麼情況呢？我們必先有個假定，才能擬定應付的對策。我認為將來很可能出現一個

「留我而不排匪案」，這不就迎合了美國兩個中國的政策。今天日本是美國的幫腔者，跟隨美國的國家之一，所以日本外務省已有人非正式提出了它的對策，主張重申聯合國憲章第十八條第二款，聯合國要排除一個會員國，必要三分之二的表決。它並沒有說明要維護我國的席位，也沒有說不要匪共，只是重申憲章條款而已，這樣它認為對我們有好處，對匪共沒有壞處，對於一般的小國則更有保障。所以將來這一類案，與比利時可能提出的「容匪留我案」，我們都應先有準備，先到各國去活動，俾便將來能阻止提出於聯合國。因為我們今天仍然是堅決主張重要問題案之再度提出。

我們的對策如何呢？我們立法院在三月二日院會中有廿二位立法委員——本人也是其中之一——曾經提出一個臨時動議，要嚴兼院長正式表示對美國總統尼克森的咨文的嚴正態度，這是我們立法院基於外交部發言人「不苟同」的態度太過軟弱而作之動議。嚴兼院長說美國尼克森總統之世局咨文，其中對我國敵人共匪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是堅決反對的。我們既定的國策，絕對反對任何兩個中國的安排，任何兩個中國的論調，和任何兩個中國的主張。外交部已訓令我駐美國周大使，向美國政府嚴正地提出了我們的意見。這是我們政府公開地對尼克森的咨文中，有關兩個中國態度的嚴正表示，這是我們政府的正式立場。但是我們今天祇說反對兩個中國，如果我們一天不回大陸，無形中使一般淺識者認為事實上已有兩個中國。所以我們今天如何加速反攻大陸，是我們大家的重大責任。至於如何加強國際宣傳，我們先要了解美國人知道國際情勢的人少，尤其是知道我們中華民國在台灣情況的更少。我們不能否認，如果拿一張中型的世界地圖來看，要找出台灣這一地方是要加以指示的，所以我們如何加強對外宣傳是當今之要務。而在聯合國中，今年不管美國的態度如何，對於重要問題案，我們要堅決表示非提出來不可，不能等待別國商議好了以後，有了新行動、新提案時，我們再來表示同意與否。我們應該先申述我們自己的主張，我們還是一定要提出重要問題案。而今天我們已有的可靠友邦，應如何來把握，可能動搖的友邦，如何使其不致動搖。去年已動搖的國家，我們應如何去設法拉回。今天的外交工作，我認為我們假定要想打消兩個中國案，實際上又非得多數友邦投票支持不可。所以這是個很具體的問題，我們今天應乘此尚有半年的時機，以最大之努力，來做向友邦爭取支持票的工作，使我們到了將來聯合國正式

要面對現實舉行投票的時候，不致於措手不及。

第二，我要談一談尼克森咨文中，關於美國的中東政策。我記得有一次我在貴所座談蘇俄的整個外交戰略問題的時候，我曾經提到說，蘇俄在中東是「攻而不戰」，又有一次談中東問題時，我說美國在中東是「守而不退」，所以美蘇兩國在中東相遇時，到今天局勢漸漸有走向熱戰的情形之下，尤其今天世局產生了美俄匪的三角鬥爭態勢，彼此都有更多的顧慮。所以今天本人認為，美國的中東政策是在促請蘇俄共同維持中東和平。這是美國對中東的基本政策。尼克森在其咨文中曾說，「我重申美國對中東的看法，是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雙方，只有採取談判的方式，才能求得和平。」二月廿八日美聯社在莫斯科發出的電文稱，「蘇俄堅決贊成以政治方式解決中東衝突，除此以外祇有戰爭。」最近三月六日尼克森總統又說，「美國準備與蘇俄共同保證中東和平，但是絕不強迫實施」。三月十日美聯社電稱，「美國國務院今天審慎地證實，在對中東危機的新階段，蘇俄已參加與美國一同商議對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的限制。」我們再從現實方面來看，尼克森咨文會說，「去年九月約旦陸軍對巴勒斯坦游擊隊作戰，以及敘利亞的介入，構成了本屆政府就任以來，形成對和平極嚴重的威脅。」「如果約旦陷入內部顛覆，則另一次中東全面戰爭有爆發的危險，由於蘇俄如此深刻地捲入阿聯的軍事活動，而美國又堅決地支持以色列的生存，所以大國直接衝突的危險確實存在。」至於為甚麼美蘇現刻能勉強合作呢？我在上次曾經談過，假如以埃雙方戰事繼續發展下去，巴勒斯坦游擊隊祇有擴大，共匪在南業門已有根據地，共匪已經滲入巴勒斯坦游擊隊。這樣下去，中東局勢一天天會對美國不利，對蘇俄沒有好處，更可能有不利。所以中東戰爭能在去年八月七日停火，以及最近賈林出來負責調解，甚至最近埃及宣稱，將繼續維持不受約束的停火，都是間接地防止共匪在中東有利地介入。在蘇俄方面，我們可以看出，去年八月的停火，是納塞在羅吉斯提出停火建議後，自己不敢決定是否採納，所以到莫斯科去，在他回開羅後，才表示接受美國停火建議。而當時的阿拉伯國家，尤其是游擊隊都是絕對反對停火建議的。納塞敢於冒險接受，這主要是蘇俄點了頭。最近之再度停火在三月七日屆滿，我們一般認為埃及的態度搖擺不定，但是到了最後，在三月七日才正式宣稱維持不受約束的停火，埃及總統說，他在三月一日祕密訪問莫斯科，經與蘇俄領袖會商後，才採取

此一決定，這就是說，今天埃及的行動，一切是以蘇俄馬首是瞻，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今天美國的中東政策是促進蘇俄來共同維持和平，而蘇俄也是採這樣的方針。其主要原因仍在於蘇俄是「攻而不戰」，美國是「守而不退」。再加上匪共在中東加緊介入，從旁的煽動，迫使美國蘇俄必須走這一條不和不戰的路。諸位先生當已注意到，當時埃及提出和談條件，對於以色列的主權問題，始終含糊，這因為阿拉伯國家都反對這一承諾。假如埃及承認以色列主權以後，阿拉伯國家就再沒有理由去說要消滅以色列了。尤其是巴勒斯坦的游擊隊與百餘萬難民。但是據合衆國際社阿赫斯阿貝巴三月一日電稱，「埃及今日宣佈，它已同意承認以色列在安全邊境以內的主權。」這是埃及從未有過的一項重大承諾。而三月一日就是埃及總統到達莫斯科訪問的第一天。到了三月三日，埃及又宣佈，埃及政府將保證狄倫海峽及蘇彝士運河的航行自由，聯合國的軍隊留駐夏姆錫克，在邊界的兩端設立同樣的非軍事區，建立一支國際維持和平的軍隊，由美俄英法四大國參加。從時間上來看，真是非常巧合。這就是說明美俄真正是為了阻止共匪的在中東進一步活動，共同認為中東目前是不能再起戰端，所以要來共同維持這一種非和平的和平狀態。

爲什麼這一次美國促請蘇俄共同維持中東和平的建議能暫時成功呢？過去美國國務卿羅吉斯固然已做了不少工作，而到最近賈林要以埃雙方提出具體議和條件以後到了最後三月七日正式停火期滿時而仍然能維持非正式的停火呢？諸位先生，我們在成功的外交上要先給而後取（give and take），你要對方讓步，自己首先也要讓步，如同做生意要價還價一樣，我們看三月三日埃及提出的五項條件中，美國讓步較多，蘇俄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埃及最大的讓步是蘇彝士運河與狄倫海峽的自由通航，這是表示向以色列示惠，但結果這是蘇俄最大、最大的收獲。因爲蘇俄在中東所朝夕希望的就是大西洋太平洋兩洋海軍能在印度洋會合，蘇彝士運河是使蘇俄海軍能進入印度洋的唯一通道，蘇彝士運河關閉時，蘇俄海軍是困在地中海，無法東進，所以這一條件提出之後，美國有位海軍上將稱，蘇彝士運河的重新開放，將爲蘇俄的地中海艦隊帶來一項巨大的戰略利益，使蘇俄能將部隊迅速地運進波斯灣和印度洋，也可以立即將部隊加以調回。這協議對埃及來說也是有利的，那就是美國答應壓迫以色列從西奈半島撤兵，使埃及不戰而恢復失土。在美

國方面則是埃及已正式承認了以色列的在安全邊境以內主權，這解除了尼克森在內政上一個最大的困擾。因爲美國的自由派與反對越戰派，都是絕對贊成美國全力援助以色列而維護其主權獨立的。猶太人在美國有特大的勢力，假如說以色列陷入戰爭，美國必須加以保護而被迫捲入戰爭漩渦。而今天埃及已經公開承認了以色列爲談和對手，更明白表示承認其在安全邊界以內的主權，這使尼克森對美國援以派及猶太人有了一個交代。對以色列而言，主權獨立既由埃及承認，過去埃及曾限制其蘇彝士運河的航行，在狄倫海峽及阿卡巴海灣也阻止其通行，今天以色列可以自由通向海洋，所以對以色列也有好處。因此，對美俄埃以四國來說，都從這一次的協議得到一些好處，在外交上美俄被迫彼此讓步，達成了此暫時的協議。因此我個人認爲，在美蘇相互認清對方「攻而不戰，守而不退」的大原則下，雙方互作相當讓步，今天在中東雖然沒有正式停火，但是目前的不和也不戰的情勢可以暫時維持下去。在美俄分別約束以色列埃及的情況之下，極可能不會再有正式而公開的大戰發生。這是我個人的淺陋看法，敬請各位指教。

林志烈先生

世局咨文對中國問題 表現了不智不義不仁

主席，各位先生：

剛才聽到各位先生發表的高見，獲益不淺。主席指名要我發言，樂於遵命。茲僅就「尼克森主義」與中國問題抒述一得之愚，卑無高論，尚祈指教。

從「尼克森主義」與「中國問題」這一論綱，此中有兩個命題，一是「尼克森主義」，一是「中國問題」。茲分別談談。

先說「尼克森主義」：（一）「尼克森主義」是尼克森時代美國政府對國際事務的最高指導原則。其發生始於一九六九年七月廿二日，尼克森總統訪問亞洲八國的旅行裏，途次關島與採訪新聞的一羣記者漫談他的亞洲新政

策。這個被要求為不得引用的談話內容五個要點，為：

①「尼克森主義」的主旨在避免美國捲入另一場亞洲戰爭，却不抹煞美國已成爲太平洋國家的地理事實。

②爲了避免捲入另一場的亞洲戰爭，亞洲國家內部安全工作將由亞洲國家自行處理，美國將不干涉。

③美國雖然避免干涉，但不考慮退却，因之，美國仍將繼續負起此地區顯有意義的責任。

④在十年之內，美國的軍事及人員援助將予減少，而經援特別是多邊計劃方面將獲得增加，俾亞洲國家得在美國的足夠經濟援助下應付情勢的發展。

⑤亞洲地區集體安全制度爲亞洲國家應努力的一個目標，亦爲美國應予支持的一件事體。

上述五點是「尼克森主義」的構想，也是今日美國亞洲政策的濫觴。到了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美國第六十一屆全國州長年會在科羅拉多州科羅拉多城舉行，尼克森總統從加利福尼亞州的「西部白宮」前往參加，發表了歷半小時的政策性演說，把尼克森主義作進一步的表達。這個被稱爲一九七〇年代尼克森「和平戰略」，涵括了：

①美國國際事務的主要目標：追求有效的和平。

②美國處理國際事務的基本立場：不推卸美國的領導責任，不放棄盟國，但對國外的承諾，限於實際上能够實踐者。

③美國執行「和平戰略」的途徑：(A)維持一支足以維護和平的强大武力。(B)締造一個新的安全結構，在此結構中，責任和利益均應公平分担，運用所有國家的力量，而非依賴一個國家的力量。

去年(一九七〇)的二月廿八日，尼克森總統向美國國會提出一項厚達一百十九頁的外交咨文，題曰：「七十年代美國外交政策」，副題是「和平的新策略」。這一外交咨文表達了「尼克森主義」不僅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短程指導原則，而將是今後十年的外交戰略。因之，我們可以說「尼克森主義」到此日而形成。在這一外交咨文裏，尼克森總統提出了它的「和平新策略」所估量的國際基本爲何，也說明了「和平新策略」是建立於三個基石上，即：①美國與友邦間的伙伴關係。②美國所擁有的強大實力。③美國願意談

判的立場與態度。更具體的說：

(1)美國無法單獨倚賴一國戰略力量來決定一切。所以，美國不再充任「自由世界領袖」的角色，而以伙伴關係對待其友邦。

(2)美國爲維護世界和平與追求世界和平，仍須擁有強大的實力。但美國擁有實力的假想，不是「兩個半戰爭」，而是「一個半戰爭」。所謂「兩個半戰爭」即美國在歐洲地區可打至少三個月的傳統性戰爭，同時在韓國或東南亞地區可應付共匪的大規模侵略戰，還可以應付其他地區小規模的軍事行動。而「一個半戰爭」則只維持在歐洲或亞洲對抗共黨的任何侵略行動，同時可在亞洲協助應付共匪以外的威脅或其他地區的緊急事件的能力。

(3)尼克森和平戰略的運用，便是以「談判」與其對抗國家週旋，亦即談判時代的開拓。

總結「尼克森主義」的濫觴以至形成的內涵，我們可以一句話來說明它：現階段美國處理國際事務的基本戰略是「守勢的」、「防禦性」的，而非「攻勢」的、「攻擊性」的。

再談「中國問題」。站在我們的國家利益上，「中國問題」的唯一解決途徑，就是我們光復大陸，消滅共匪僞政權，重建三民主義新中國。而在美國那一邊，當其對國際事務的處理建立於攻勢戰略上面時，自然是「一個中國」。當它對國際事務的處理，退居到守勢的態勢，自難免具「兩個中國」的幻想，希望維持一個「均勢」的存在。而在共匪那一邊，自然害怕我中華民國的進步、繁榮與強大，以及國際地位的提高，致而終必摧毀了匪僞政權。之所以它之主張「一個中國」或鼓動「兩個中國」，其一切作爲的目標，亦無非妄想打擊我中華民國。尼克森今年「世局咨文」如此明目張胆地爲「兩個中國」發放試探性的信號，勢必導致「中國問題」的糾纏，更趨複雜。而這一糾纏亦就非一朝一夕可得終局。我朝野今後的肆應，亦就必須更沉着、鎮定。我全國上下，亦就必須更團結一致，爲反攻復國而盡更大的努力。

最後，談一談我對尼克森總統今年「世局咨文」的看法：

(一)把尼克森總統今年「世局咨文」所表現對「中國問題」的低姿勢，以及對中東問題、對美國國際關係的高姿勢，再把它和今年一月提出的國情咨文的重點，揉合而觀，則可明白：尼克森總統當前所努力的一切目標，仍不出於一種政治藝術的運用。而不幸的是迄今日，「中國問題」仍是美國

國內政治的一隻皮球。

(二)尼克森總統「世局咨文」所觸及的「中國問題」的見解，我們可以：(一)「不智」：對中國大陸外弛內張的局勢，誤為已趨安定。尤以共匪已把反美列為「三反」目標之一，仍幻想把魔鬼當作朋友看待。這說明了美國對匪情瞭解的膚淺。(二)「不義」：無視盟國所肩負的存亡絕續的歷史使命；而妄想把盟國的敵人引作朋友。(三)「不仁」：無視中國大陸七億中華兒女渴望恢復自由，重見天日之心；無視了廿年來逃奔自由千千萬萬中華兒女所歷經的慘絕人寰的途徑與事實。

(三)我們對於尼克森「世局咨文」所將引致我國家的艱鉅前途，自必重視，而對付之策，除了全國上下鎮定，團結，而更百倍的努力、奮鬥，更須加強中美外交，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與「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仍將是中美外交事務上的重要環節。只要掌握得住這兩個重要環節，「兩個中國」的幻想，將不攻而自破。其次，我們除了加強中美外交，更應努力加強與我有密切關係的美國以外的友邦關係。只要我所有友邦的政策，不受美國外交幻想的影響，而且更形團結一致，與支持我反攻復國的國策，則我在亞洲，尤其西太平洋地區戰略地位就不至有何變更。只要我國在自由亞洲前線的戰略地位不變，任何對我中華民國不利的幻想，亦將終歸破滅。我國家地位亦必屹立無恙，我國家的前途終必趨入坦途。

洪家燕先生

美國片面示惠必然是自取其辱

加強反共友邦團結為當務之急

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女士：關於這個問題，以我個人粗淺的看法：

一、世界咨文有關「中國問題」的構想，是長期僵局下的必然產物，但美國總必自食其果，受到無窮的困擾。

自從韓戰爆發，毛共參戰後，二十年來美國一直執行着三大原則：(1)不承認，(2)不予入會(聯合國)，(3)禁運。但從一九六九年七月

和十二月兩度放寬禁運，以及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屆聯合國年會，中國代表權問題表決出現逆差後，就種種迹象看來，顯然盟邦已在逐漸捨棄傳統的外交政策，收縮了其自二次大戰以來作為自由世界盟主的地位與責任。所以，這個世界咨文有關「中國問題」的未來外交政策，醞釀着姑息毛共的幻想和一廂情願的要搞「兩個中國」；這是姑息逆流氣氛下所必然的趨勢，也可說是長期僵局下無可避免要發生的變局。

二、世局咨文有關「中國問題」構想背景的分析。

①他的假說是政治原則上的大撤退，雖說對毛共的說法具有謀略性或煽動性，但其現實的想法，是不切實際與不顧後果的，顯然是一種幻想和錯覺所造成。

②他雖強調信守條約義務，但處處明白表示妥協和讓步。

③他的論調是迎合國內姑息主義的壓力，為他未來競選造成有利形勢的一種政治手腕。

④他只強調反對排除中華民國這一點，而放鬆了堅拒毛共偽政權的一向主張。而且，認為毛共可以扮演和平角色，幻想和平共存，因此對「兩個中國」的論調，而有露骨的提示。

⑤其運用重點，似是內政重於外交，幻想多於實質。

三、世局咨文對國際局勢的影響。

因此，這個世局咨文的提出，不但直接損害了我們中華民國，而且嚴重影響整個亞洲反共國家的民心士氣，動搖其反共的堅定信念。同時，增長了其國內姑息份子的氣餒，予人民以一種錯覺；更進一步助長了全球性的姑息逆流與氣氛。今後，事態演變的結果，定必為這個世界帶來許多災難。

四、我們今後自處之道。

固然，我們可以想得到的，美國片面示惠，必然自取其辱，幻想不久便會破滅。但我們仍要記取歷史教訓，提高警覺，有備無患，採取必要的措施來應付預防。(一)對內方面要腳踏實地展開各種實際行動，以全民力量，來遏止「兩個中國」問題的漸滋暗長。(二)對外方面更應加強反共友邦之團結及建立亞洲反共聯合戰線；以集體力量來表示我們的行動，扭轉當前逆勢，加速達成我們反共滅匪的最終目標。

最後，謝謝各位，並請指正。

我們要認識自己敵人與國際環境 以信心決心方法來完成艱鉅任務

吳主任、副主任、各位先生：今天我來參加座談會主要的目的是恭聽各位的高見，並沒有預備講話。不過吳主任既然點了名，那我似乎也非講不可。這次尼克森所發表的世局咨文，從整個的內容來看，可以說他還是重歐輕亞，而有關中國的這個部分，我們計算一下它的篇幅，不過只有三頁，大體可分成三個部份。第一部份，是重申中美之間深厚友好的關係；第二部份，是表明美國的願望——希望與共匪有進一步的改善關係，希望共匪在國際社會中扮演一建設性的角色，希望在不排斥中華民國利益前提下共匪進入聯合國；而第三部份，是強調在匪蘇衝突之間，美國的立場。當然，最值得我們關懷注意與警惕的就是第二個部份——美匪關係的轉變。至於尼克森的這篇世局咨文，在我們看來可以說是毫無突出的地方，也沒有任何新穎之處，只不過是將美國國內的一些姑息論調加以系統化、公開化而已，而惟一值得一提的就是尼克森曾有七次之多提到共匪的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偽國號，而一再稱我中華民國為台灣，這實在是對我們一種極不友好的表現。不過就國際法的立場來說，直呼共匪的國號，並不足以證明，美國已經在事實上承認共匪，因為美國一再的表示並沒有承認的意思。現在我們分析一下尼克森之所以作此論調：第一，尼克森是為其個人的前途鋪路；第二，尼克森是為討好國會議員及選民的歡心，而最主要的是尼克森受了國內與國外雙重壓力，而有此曖昧的態度。當然這也充分表現了美國人的短視，誠如剛才谷委員所指出的，很多美國人對共匪侵略的本質不瞭解，他們只看到共匪目前內部的平靜，對外笑臉的姿態與銀彈攻勢以及共匪核武器的發展，和兩度放射人造衛星，而希望跟共匪打交道，可能從中獲利。當然每一個國家，都有其基本的目標與國策，而每一個國家，無可否認的都以本國的利益為最大的前提，當今世界上能真正講求公正正義的國家，我們實在舉不出幾個來。英國有一句名諺，「英國人是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而只有永久的利益」，正

是英國外交政策的寫照。我想這是英國人很坦白的一語道破了現實的政策與立場。其實全世界各國都無不是以本國的利益為最大的一個考慮的要素。所以美國自也不能例外，他們權衡利害輕重的結果，認為只有跟共匪交往才能對美國有所幫助，或更為有利。

我們現在已從世局咨文中明顯看出美國已有主動的積極的願意跟共匪建立正常關係的傾向，這不僅對於我們中華民國而且對於美國本身，對於聯合國，對於自由世界，對於民主集團，都是只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我認為美國的這種片面示惠，只有自取其辱，這可以從共匪在新華社所報導的消息中，很明顯地看出。所以共匪是絕對不會讓美國的這種一廂情願得逞。因此對美國來講，又得到了什麼利益呢？其次對於自由世界、民主集團而言，美國迄今為止還是自由世界與民主集團的領導國家，如果這個領導國開了姑息妥協不良風氣之先，那豈不是導致其他民主、自由國家步其後塵，動搖了自由世界的反共陣營，助長了共匪的侵略氣焰，使姑息逆流更為蔓延，這又難道不是民主集團與自由世界的大損失嗎？至於對於我們中華民國，我們與美國之間的友誼可以說相當的悠久、深厚，自從一九一一年我們立國開始，就已經跟美國有很好的關係，我想美國當然不會不重視這一份友情。然而美國採取這樣的態度，既對其本身無任何好處，而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又有極大的害處，這種損人而又不利己的行為，實在是不智之舉。至最後一點，就是對於聯合國的影響，當然是與我們最有切身利益關係的了。剛才已有好幾位先生發表了寶貴的意见，詳細的分析與預測以後所謂中國代表權問題，在聯合國可能產生的結果與趨勢，我就不必多講。不過，我深信一點，如果共匪一旦真的能夠進入聯合國的話，那聯合國一定會走上像以前國聯的名存實亡，崩潰的末路。所以我們現在要維護我們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不僅僅是為了我們本身，而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聯合國能永遠的存在，能担負起其維護世界和平、國際安全與正義的責職。雖然聯合國至今其成就不多，但是無論如何，它還是世界上唯一包括國際社會份子最多的、也曾作了不少造福人類與協助落後國家經濟發展工作的一個國際機構，我們很不希望它的沒落與滅亡。從尼克森世局咨文談到我們今後應努力的方向，適才好幾位先生提到了我們應該採取那些步驟，如何運用中美的關係？怎樣開創新機運？我認為我們今後第一，我們的態度要堅定、要強硬，例如：尼克森提議我們與共匪之間應以和平方

式解決中國問題。這是他的失言與涉及一國內政問題，我們應提出強硬與嚴重的抗議，而不必過份顧慮尼克森的情面及為美國着想，因為我們大陸的淪陷，美國要負主要責任，如今難道還要聽人擺佈嗎？第二，我覺得我們的外交，今後要注意做到三個「認識」，首先是要認識自己，就是要認識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我們所具備的客觀條件與國內的實際情況；其次是要認識我們的敵人，當然我們的敵人最主要的就是共匪。然而在國內除了少數匪情專家學者對共匪瞭如指掌之外，一般國民所知有限，所以我覺得我們要進一步向國人乃至向世人揭發共匪的陰謀與暴行。最後就是要認識國際局勢與環境。當今國際局勢與環境是不斷地在轉變，我們要澈底瞭解它，才能作適當的運用，使不利的局勢變為有利。所以說，如果這三種認識都能做到的話，我相信我們的外交前途是非常光明的。當然要完全做到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必須羣策、羣力才能達到目的。第三，我認為我們現在宣傳工作做得實在不夠。而國際宣傳尤為重要。我們說要爭取與國，要爭取國際的同情，但是我們所做的往往是微乎其微。記得在一九六七年以阿六日戰爭的時候，以色列就曾經做了相當成功的國際宣傳工作，他們化了很多的時間、金錢，大量印製宣傳品，將以色列的人口、面積、武力與阿拉伯各國的人口、面積、武力作了一個尖銳的對比，且將以色列的地理位置與受阿拉伯集團壓迫的情形，一一介紹，贏取了不少國際輿論的同情與支持。因為人的天性是同情弱者，故以色列在六日戰爭中攻無不克，戰無不勝。這正可以作我們的參考。第四，我們應重視大眾傳播工具，現今大眾傳播可以說是政府與人民、國外與國內之間的一種重要媒介與溝通工具，因此應將一件無論是國內或國外事件能夠真正而確實地報導出來，才達到大眾傳播的目的。而我們常有一種傾向，即偏重於「報喜而不報憂」。所以使得大家對於事實的真相沒有一個透徹的瞭解。當然外交也許有些問題在未成熟前必須保留或守密，否則可能會導致失敗，但是相反的，如果已經很明朗化的問題，例如加拿大、義大利、智利這些國家老早就醞釀要承認共匪，可是我們從報章雜誌上所得到的印象是明天就要承認了，而今天還說可能性不大。因此一旦承認後，就覺得這件事來得太突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所以在心理上、精神上各方面都沒有作充分的準備。所以我覺得凡事要能事前作充分的準備，預防某事件的發生。既然事件發生後，就應及早很確實、很客觀地讓人民有個充分的瞭解，以備在心理

上、精神上有充分的準備，才不致於當一件變故來臨時，有張慌失措，甚至招架不住的感覺。所以剛才林先生強調我們要鎮靜、要沉着來應付我們未來險惡的國際局勢。實在太對了，而這一點就必須靠大眾傳播工具加以協助。

第五，時代在不斷地換新、變動，因此我們也必須求新求變，雖然以「不變應萬變」，也是順應時代的一種方法，但其成功的可能性較少。所以我認為在此變動的大時代中，我們基本的國策與最終的目標是不能變更的，可是很多行動的計劃手段是必須隨着時代的變動而轉變，絕不可墨守成規，一成不變，尤其我們很希望政府當局能够很明確地將每年的外交政策、外交努力的方向，利用大眾傳播工具，讓大家都能够透澈的了解，才可以共同向所預定的目標去努力、奮鬥，也才可以開拓新的機運，創造新的局面。同時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僥倖依賴，不能將所有的希望、願望、乃至命運都寄托於某幾個國家，或者某些個人的身上，而是要大家共同奮鬥努力不懈。

第六，我們應積極利用機會，掀起大陸上反共抗暴的怒潮，來扭轉國際的情勢，遏阻姑息逆流。同時更要在國內革新政治，建設經濟充實國力，才能配合大陸的抗暴運動，裏應外合剷除毛匪偽政權，消滅世界的禍根亂源。總之，國家的前途是要靠國人共同去開關的，新的機運與新的局面也唯有靠自己去創造的，只要有信心、有決心、有方法，相信任何艱鉅的任務都可以完成，任何遠大的目標都可以達到。這是我個人在讀完尼克森世局咨文後的一點點感想及膚淺的看法，敬請各位多多指教。

尹慶耀先生

共匪三反政策路線不會改變

一切作為均為赤化世界鋪路

今天討論的是尼克森的世局咨文，以我們看，今天共匪「兩報一刊」的元旦社論，其重要性和美國總統的國情咨文是相等的，因為其中包括了匪的對內與對外政策。共匪的元旦社論一開始就說：「偉大的七十年代的第

過去了」。下面的話我們應加注意，它說：「我國各族人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高潮中，在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鬥爭的新高潮中，迎來了戰鬥的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一年共匪對內要戰鬥，對外也要戰鬥，因此對內不會平靜，對外不會緩和。該社論也曾經說：「今年將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鬥、批、改運動更加深入的一年」，也就是說文化革命沒有結束，鬥、批、改還要繼續進行。同時，社論還曾經提出，今年，共匪要在全黨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因為很多匪黨黨員在思想上還沒有入黨，很多共匪幹部在路線方面還沒有把握得定。社論曾經講，今年要召開第四屆偽人代會。我們對這一問題並不十分重視，因為它的人代會總有一天要召開，召開的結果不過是承認文革期中所造成的現實，同時對它的頭目做一個權力分配，此外沒有旁的意義。另外今年七月一日，是匪黨建黨五十週年紀念，因此其整黨建黨工作，要加緊進行。但是從一九六八年元月，匪報元旦社論呼籲整黨建黨以來，一直到現在都成績不佳，在整個大陸二千三百零九個縣中，事實上縣黨部成立的，還不及那個數字的零頭。因此它又改變方式，從去年十二月，在省級單位先建立黨委會，但是在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中，到今天我們舉行座談會時為止，祇成立了十一個。在此十一個黨委會當中，我們看到其黨委會的負責人，就是原來革委會的負責人，不過是一套人馬，兩個招牌，照理講，要多掛一個招牌，一夜之間即可掛齊，但是它却遲遲不能全部建立，這證明其中還有問題。問題之所在，如在十一個黨委會的第一書記中有八個是軍人。另外我們發現的問題，譬如，上海的第一書記張春橋、第二書記姚文元，是偽黨政治局委員，經常在北平活動，張春橋有時也在上海，但是他們却仍然是上海的第一書記和第二書記。安徽省黨部第一書記李德生，是匪軍總政治部主任，經常在北平辦公，但是現在仍然是安徽省革命委員會的主任、安徽軍區的司令員、安徽省委會的第一書記，因為除了他以外，找不出第二個人能安放在他的位子。又如廣西壯族自治區的第一書記韋國清，在紅衛兵運動期間，他是曾遭過鬥爭的，江青曾經說過，韋國清的下場不會比陳再道更好，但是等到革委會成立的時候，他仍然是革委會的主任，黨委會成立時，他仍然是黨委會的第一書記，因為在那個地方，如果他不把權力交出，旁人就接不下來。另外我們再看一看剩下的幾個省，沒有成立黨委會的，譬如內蒙古自治區、山西、山東、貴州

、四川都是些有問題的省份。而且我們知道，雲南省的革命委員會主任譚甫仁死亡時，共匪的報導是「不幸」死亡，但是如何不幸，我們不得而知，而且到現在雲南省革委會還沒有一個代主任，同時也沒有成立省委會。甚至於在偽都所在的北平市，也遲遲沒成立黨委會，而北平市的革委會主任謝富治久未露面且不知去向，同時也沒有代主任出現。這一切的一切都說明，匪區內部儘管是一套人馬，兩面招牌，但是那塊招牌却不容易掛上去，可見其內部的問題很多。另外偽國務院要精減機構，過去五十幾個部會，現在要加以精減，據我們發現的，已經有九個部有了招牌，而七個部的部長，我們也知道了姓名，其中對外貿易部白相國，是原來軍方派往該部的軍代表；農林部長沙風也是軍代表；交通部楊杰也是軍人。要連同國防部長林彪在內，那七個部中就有四個部長是軍人。此外在匪區的學校、工廠、農村等都是由軍人管制、監督，因此今天匪區內部是一個軍事官僚獨裁制度，沒有軍隊的槍桿子，大陸的統治就會有問題。同時共匪現在強調一元領導，除了強調在毛澤東思想下實行一元領導外，和過去的一元領導相比，已經是變了質。過去的領導是條條領導，中央有經濟部，下面有經濟機構；現在共匪強調塊塊領導，在地方上黨、政、經、教、軍，一把抓。這很容易形成割據局面。

在經濟方面，我們知道共匪自稱完成了第三個五年計劃，但是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內容，我們沒有看到。共匪宣佈今年開始第四個五年計劃，其內容也未見公佈。共匪曾經說它連續九年豐收，但是如果和過去匪報上所發表的各地區災情，對照起來，我們可以發現其前後矛盾之處。雖然史諾曾經講共匪去年的糧食生產有二億四千萬噸，但是據俄國人講，它仍然不過是一億九千萬噸左右，和一九五七年的產量相彷彿，但是一九五七年，大陸人口是六億四千萬，現在的人口則已達到七億五千萬，而美國人講大陸有八億人口，於是大陸人民的口糧就不能不減少了。最近史諾曾經對外報導了一些共匪的生產數字，極其誇大，頗不可信，而且這種數字不是共匪自己宣佈的，它可以不負責任。我們以貿易為例，去年共匪全部對外貿易輸出的總額，據日本外務省偏高的估計，是四十三億美元，但是我們台灣去年的貿易在三十億美元以上，孫部長講，我們今年的對外貿易可以達到三十八億美元。台灣的人口一千三百萬，大陸人口七億五千萬，如果照人口平均分配起來，那是根本不成比例的。因此我們很可以告訴自由世界，大陸不是一個有希望的市場。

談到工業方面，今天毛澤東仍然強調要躍進，但是我們認為新的躍進沒有可能，因為共匪缺少資金、設備和技術人員。共匪今天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其意義和我們平常講的不一樣。共匪所謂的獨立自主，乃是要各地方辦中小型工業、辦農業，共匪不加投資，由各地方自行設法，自己找資金，自己製造土設備，自己出人力，但是生產的結果要納入共匪的計劃，要收回去。

我們看到大陸今天工業的佈局，就是根據上述共匪的口號而來。匪一方面強調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可以減輕共匪的財政負擔；另一方面，它讓各省區可以自己辦鋼鐵廠和兵工廠，製造傳統的小型武器，對其人民戰爭之備戰而言，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因為將來各省區可以各自為戰；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大陸上今天紅色軍閥割據的局面漸漸形成，萬一有一天，軍閥互相火拼時，各地都已經有自給的經濟和自製的武器，那乃是共匪的一個隱憂。

關於對外政策和鬥爭策略，我們現在只講其重點。共匪三反政策的路線是不會變的，我們從共匪的元旦社論來看，今年共匪鬥爭的重點在煽動美國的後院拉丁美洲反美，煽動蘇俄的後院東歐反俄，煽動亞洲各國人民反對日本。這祇是共匪對外鬥爭的重點所在，事實上共匪的三反政策是不可分的，任何一個地區同時具有三反的意義。另外在全世界範圍內，是聯合中小國家，反對超級大國，和平鬥爭是如此，武裝鬥爭是如此，萬一有一天共匪混進聯合國去，在聯合國的鬥爭，也仍然是如此。聯合國一百餘個會員國，無論大小，每一個會員國都有一票權。但是今天中小國家佔了絕對多數，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無法掌握聯合國，那是共匪去癱瘓聯合國，去反對美蘇的最好場所。所以共匪的想進聯合國，不是要遵守聯合國憲章，也不會對國際和平有所貢獻，而是更方便於它聯合中小國家反對超級大國的鬥爭。另外我們看到尼克森總統在咨文中，曾經幾度稱呼共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共匪的廣播上回敬的一個稱號是「美帝國子尼克森」，因此我們說，共匪對外態度不見得友好。另外我們知道共匪對東南亞的態度和對中東問題的態度，從來也沒有緩和，我們相信它將來也不會緩和。儘管今天共匪不呼叫赤化世界的口號，但它任何一個政策，任何一個動作，任何一個動作，所有的箭頭，都是指向自由世界，都是為了赤化世界鋪路。共匪的策略在前進中，沒有停止，更絕不會後退。謝謝各位。

何適先生

抹煞大陸人民推翻偽政權的願望

放寬禁運限制助長共匪侵略實力

美國尼克森總統最近向其國會所提出的世局咨文，「中國問題」佔了一個重要部份。對於尼克森總統重視中美兩國傳統友誼，讚揚我在台灣基地的成就以及表示維持我在聯合國合法地位的決心，我們衷心欽佩；可是咨文中涉及對共匪的問題，却充滿着矛盾與錯誤，我們不能不加聲述，以促使美國朋友注意。

關於咨文的矛盾部份，我們可以指出下面幾點：

一、尼克森認為共匪的暴力和「教條」，促使敵外態度趨於尖銳，又認為共匪在與蘇俄鬥爭中可能以好戰姿態來爭取領導權，却又說在這十年中，希望共匪與世界社會特別在亞洲其他地區建立關係，這樣，顯然將使共匪增加其顛覆他國的機會。

二、他認為與共匪會談，不能接受其思想教條及其獨霸亞洲的觀念。但毛匪正在向美國宣傳其「毛語錄」，也正在擴大中南半島的侵略行為，那末，這種會談有何意義？

三、他說美國要履行對亞洲盟邦所作的承諾，不能犧牲這些國家，他尤其強調美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且要維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然而他却希望與共匪建立正常關係，希望共匪在聯合國擔任一個角色，這樣又如何能夠不犧牲盟邦的利益？

關於咨文的錯誤部份，也可以指出幾點：

一、尼克森把大陸上七億五千萬人民視為共匪的本錢，顯然抹煞了這七億多民衆內心要推翻偽政權的願望。

二、他認為大陸匪區現已「比較趨於安靜」，這只是不切實際的看法，實則匪偽政權還是危機四伏，隨時可能崩潰。

三、華沙會議之擱淺，正好表示共匪對美國敵意之加深，而尼克森對這

個會談，仍存幻想，這將自取其辱。

四、他提及去年兩項放寬對匪禁運的限制，以為有助於與匪接觸，這種做法，適足以助長共匪侵略的實力。最近傳說共匪已與紐約一家公司洽購價值十億美元的上百架噴氣客機，雖聞美國政府未予核准，可是放寬貿易限制，鼓勵了美商與共匪做投機的買賣，這是很危險的。

丘宏達先生

對美政策在原則上必須堅持

干涉我國內政必須絕對拒絕

美國是一個講求現實的國家，所以它的一切政策都由現實觀點考慮，沒有遠大的理想，這一方面當然也是由於選舉制度造成的。在選舉制度下，一個搞政治的人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當選，否則在政治上就不會發生作用，要當選就要迎合選民的意思，至於對國家的長遠利益有無損害，在所不計。在這種情形下，尼克森的世界咨文當然以考慮如何迎合美國選民的意思為主，而不能優先考慮到盟國的利益，所以咨文中有關中國部份卻代表相當多數美國人（尤其是智識份子）一廂情願的看法，這點我們必須了解。

尼氏對中國問題看法，事實上並不是新東西，由來已久，只不過尼氏將它明白說出來罷了。國內有不少人因受了我們自己傳統價值系統的影響，對美國往往有一廂情願的想法，這是很可怕的事。說穿了，美國幫助我國協防台灣是為它自己的利益，並不是基於什麼道德原則或自由世界原則等，所以我們對它不能期望太大，更不能將國家的命運寄託在美國身上。

我認為對美政策，在原則上我國必須堅持，任何破壞中國領土完整及干涉我國內政的措施，必須絕對拒絕，不能妥協或讓步。美國如要協防台灣，是基於它自己的利益考慮，並不是因為我們准它前來干涉內政才來協防，並且美國因為不了解他國的情形，它干涉他國內政的結果，往往將被干涉國弄

得大亂，如南越、南韓等國就因美國亂干涉內政，差點被弄垮台，而南越因政局被弄亂，結果還要美軍參戰，死傷慘重，在美國國內造成嚴重問題。所以嚴拒美國干涉我國內政，不但是基於我國利益的考慮，同時也是對美國最有利打算。

基本政策我國固應不變，但在對外策略方面必須有彈性，隨時應變，並應隨時考慮到國際現實情況及美國國內情況，提出適當對策。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反對美國政府讓美國人到共區去參觀，那就是不智之舉，愈不要美人到大陸去，他們愈想去，而且美國政府不准美人到大陸，絕不會受我們的影響，所以關於這種事我們最好不發言，甚至可以積極主張歡迎到過大陸的美國人來中華民國參觀，自己比較，這樣在國際宣傳上反而可以造成有利效果。

盛子良先生

我外交策略應講求變化

爭取與國注重區域聯防

談到美國的外交政策，我們必須注意到它的歷史背景和美國人的思想邏輯。自從美國在一七七六年獨立，一七八三年正式建國以來，迄今已達一百八十八年，它正式統一還在於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一役擊敗西班牙，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正式躋入世界七強之林，直到如今，美國國勢可謂如日中天，光芒萬丈，美國國力的表現莫非由於地理優勢物產豐富和人口衆多所致。

美國建國之初，華盛頓執政（一八〇一）原本採「孤立主義」，門羅總統時（一八二三）發表「門羅主義」；到老羅斯福時才慢慢過問到別國的事務，改採「汎美主義」（一八六一），「門戶開放」（一八四四）和「睦鄰政策」（一九〇〇），後來擴張其影響力及於全球，推行所謂「世界政策」（一九一九）。

第二次大戰以後，由於共產主義猖獗，億萬生靈淪入鐵幕，美國戰後外交為適應世局新情況，杜魯門總統於一九四七年首先揭櫫「圍堵政策」以阻遏共產主義洪流；到艾森豪威爾將軍執政時，於一九五二年發表其有名的

「解放政策」，欲以積極作為解救鐵幕內的人民；迨約翰·甘迺迪上台，憑其新英格蘭文化背景，宣佈「新境界」理想，意欲使美國成爲一個強盛而偉大的國家；未幾時，甘氏被刺，詹森上來，此時美國社會已顯動盪，詹氏於是勾劃出一幅「大社會」的藍圖，詹森因爲越戰未能獲勝結束，退出競選，尼克森憑其十八年服務政壇（包括八年副總統）的純熟經驗而進入白宮，照理尼氏乃是美國今日最理想的總統，他旅行廣範圍歷尤深。不過美國外交政策是適應時勢及本國利益而且是多變的，去年尼氏在其「一九七〇年代外交政策」咨文中特別著重於外交政策的變化性。所以，整個言之，美國外交政策是富有彈性的和現實性的，亦即所謂「Realism toward change」和「A flexible foreign policy」。儘管我人說它是搖擺不定，但是站在他們的立場，他們認爲這樣做最能適應世勢要求和符合美國國家利益。

在思想邏輯上，也許東西文化之不同而生歧異，以致在外交運用策略上亦有差別。西方人尤其美國人在個人爭執上常主張堅持原則，譬如美國人爲了雞毛蒜皮之事，動輒興訟，習以爲常，而我國人每主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息事以寧人；但英美國家在外交政策上，據個人淺薄瞭解，並不堅持原則，表現最清楚的便是美國對華政策。在韓戰以前，美國謂台灣爲中國的一部份，韓戰以後又說台灣地位未定，現在又說台灣問題應經由自己談判解決，暗示此係中國內部問題。

尼克森上台之初，大有一番決心擊毀北越共軍，但幾何時竟發表了所謂尼克森主義，即謂一九七〇年代乃談判時代，越戰越南化，美軍漸次脫離亞

主席結論：

因爲時間的關係，還有好幾位先生沒有發言，希望能夠提出書面意見。我很謝謝各位提出許多的高見，最後我不敢說是結論，只是歸納各位的意見，作一簡單綜合，也就是我們今天座談會的共同看法：

洲，「爲和平而冒險」，「祈求和平」。這是尼氏策略又一大轉變。因此之故，我國外交策略爲適應國際上新形勢需要自宜講求變化，爭取與國與華僑，注重區域聯防與合作。從前每聞「弱國無外交」，此語實非，弱國辦理外交縱有困難之處，但並非全無外交。試觀戰後英國莫非不弱，今日印度內部問題重重，不過外強中乾，然而英國邱吉爾玩弄他國於股掌之間，老奸巨滑誠非過語，但其一手扶持大英帝國於不墜，有目皆見。印度運用亞非勢力穿梭於東西兩強之間，頗能趾高氣揚，日本不發一兵一卒垂手而得琉球，亦非依仗實力。弱國非但應注重外交運用，老謀深算，樽俎折衝，強國亦然，如歐洲共同市場之建立，對德法均爲有利，英國今年亦決定設法要打進去。故而今日世界不但是多變的而且還要合作的。一般歐洲人的看法，歐洲地區將來要成立一個歐洲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這便是區域合作之終極。亞洲由於人口、種族、教育與貧窮的關係，將是世界動亂的中心，在如此情況下，亞洲人更應講求合作，互通有無。當今美國果真全部撤出亞洲，爲免亞洲陷入魔掌，自由亞洲人自應講求團結一致，互相合作。

退一萬步言，既令外援之不可得，本身亦宜講求自救之道，勵行精兵主義，採取哀兵政策。孫子兵法有言「置之死地而後生」、「哀兵必勝」，試以以色列爲例，處於四面楚歌聲中，土地狹小，強鄰壓境，以色列終以二百七十八萬之少數擊敗了七千多萬人口的阿拉伯國家，顯非以量取勝。可作我人參考。

（一）美國是我們重要的盟邦，尼克森總統的世局咨文，自爲我們所重視。咨文中關於中國部份的立論，最大錯誤之處有二：○認爲中共政權是代表中國人民的政權，○認爲中共可以扮演和平的角色。殊不知最反共的、最痛恨匪僞政權的乃是中國人民。在共匪大鳴大放、文化大革命、香港難民潮、以及浮屍等等可以得到證明。美國以爲要和中國人民接觸必須透過中共政權，這是極大的錯誤，美國認爲中共可以成爲國際社會中建設性的份子，這是不了解共產政權之暴力路線，要共匪放棄是絕不可能的。可以說是美國的執政者先有結論，先有決策，然後來尋找似是而非的理由作解釋，根據這種似是而非不正確的解釋和假定來作決策，是危險的，不僅將危害到美國本身，而且要危害到整個全人類。

(二)美國同意共匪進聯合國，同時又要保護中華民國的利益，這是矛盾的。也是背棄了聯合國憲章的精神，放棄了美國立國的精神。就現實的觀點來說，我們要問：假如依美國的想法，准許共匪進聯合國，是否給予它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假如給予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則共匪必然會提出美國退出亞洲的提案，到那時候美國如何應付？我們也可以判斷，匪俄一定採取聯合陣線，聯合不結盟國家，構成一個整個的反美陣線，也必定就越戰等有關的問題來譴責美國為侵略者，到那時候美國如何應付？而且我們也判斷，假如美國認為兩個中國的問題可行的話，那麼在聯合國內，共匪一定提出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問題，在這一情況下，美國又如何能夠實現其矛盾的保持兩個中國在聯合國共存的想法。我們再進一步說，由於我們屹立於東亞，共匪一定是朝夕不安的，當然是反對兩個中國的，更何況我們的政府，我們立國的主義，我國的歷史文化，怎麼能被輕易犧牲呢？現在共匪已經指兩個中國政策為「罪惡的陰謀」，加以反對。那麼尼克森所提的兩個中國的政策，已證明其為既不切合實際，又危害到盟國的一種幻想。

(三)民國卅八年我們在大陸，因和談而喪失了整個中國大陸。現在尼克森咨文中認為我們最後可以與共匪之間和平解決，這完全忘記了歷史的教訓。我們當然不能贊成的，我們很希望尼克森能成為一個旋轉乾坤的大政治家，能夠堅持原則、堅持正義，而不是一個唯利是圖，投機取巧的政客，才能真正挽救美國的危亡。美國的生死存亡和我們國家的生死存亡是密切相關的，我們現在很替美國的危亡擔心。

(四)兩個中國的謬論在美國可以說是老調，但是在美國總統的咨文中，第一次露骨的提出來。提到我們中華民國的時候又並提台灣，或者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字樣，這是美國人現實的打算。如果從國際法的觀點來研究，直呼共匪偽政權的國號，並不表示給予事實之承認。但我們也可以看出美國有一種想法，誤以為中國人的事由中國人來管，美國人也拉不回来的。讓它去吧。這就是承認現實。但是這是一種失敗主義的打算，今天美國讓共匪去，明天共匪就不會讓美國去。

(五)今天聯合國的地位，固然還是國際社會維持和平的國際組織，但是它本身的地位，已經到了搖搖欲墜的狀態。其作用遠不如從前的國際聯盟。當時的國際還可以投票驅逐一個會員國，還可以裁定某一個會員國是侵略國，但是今天的聯合國還不能發生這一效率。在這一情況下，假定美國再邀請共匪以一個侵略者的身份加入聯合國，那麼聯合國必然是壽終正寢。如果聯合國要是苟延下去，那麼聯合國就變成為侵略者的工具，不僅不能制裁侵略，而且侵略者要用它來打擊美國，制裁美國，損害整個自由民主陣營。

(六)尼克森總統的咨文所涵蓋的外交政策，無疑祇是一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為了現實的理由，為了迎合國內姑息主義的壓力，為了造成大選前對他有利的形勢，而且又對共匪的本質，以及大陸情勢判斷錯誤。因此在咨文中提出其不

正確的論點。這也可以說是為了美國國內國政上的需要。很不幸我們中國的問題又成為美國內政中的一個爭論。這一咨文的發展，必定會產生不利的影響。而且事實上也已經損害到我們的利益，又鼓勵了姑息、削弱了反共的力量，所以我們希望美國在準備走下一步行動時，應特別謹慎，特別三思。

(七)共匪今天對內對外的政策方向很清楚，在今年元旦兩報一刊的社論中，已明確地指出，一九七一年是對內對外戰爭的一年，也是文化大革命鬥批改更加積極的一年，而且也是再來一次思想改造的一年。其對外鬥爭的重點，是煽動拉丁美洲反美，煽動其他共產主義國家反俄，煽動亞洲國家反日，另一方面共匪建黨整黨運動兩年多以來，到今天廿九個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會，只成立了十一個，其北平市市黨部還沒有能成立。共匪的偽憲草雖已提出，但是人代會還沒能召開加以通過。談到共匪的經濟部份，今年雖已公佈第四個五年計劃的開始，但是內容並未公佈。所以綜合來看，今天共匪偽政權，並不如尼克森所說的是平靜的、對外是緩和的，這是一個事實，我們希望美國能瞭解這一事實。

(八)我們在任何國際局勢的演變當中，不能忘記我們中國局勢的演變，常常是國際局勢變化的重心所在。因此對我們自己政府的政策、共匪當前敗壞的真相、我們國家的立場，我們今後奮鬥的目標和方向，以後我們和盟國間的共同利害，應該利用一切可能的工具和方式，很明白地、很堅定地、很忠實地告訴我們的同胞，告訴全世界。我們要盡其在我，沉機應變，來創造機運。只要我們能這樣奮鬥下去，我們相信我們的光明前途還是操在我們自己的手裏。

論尼克森世局咨文的亞太政策

陳紹賢

本年二月廿五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向國會提出他就職以來的第二次世局咨文，繼去年二月十八日他所提出的第一次世局咨文，宣告「一九七零年代

美國的對外政策」。今年的這一冊咨文，共一百八十頁，內容分六部，長達六萬五千字，較去年的咨文增加三分之一以上的字數，但對若干政策的表達，其意態模稜，且有矛盾，則兩次咨文無大差別，而其標題却是不同：去年的叫做「求致和平的新策略」(A New Strategy For Peace)。今年的叫做「和平的建立」(Building For Peace)。

今年咨文的第二部為報告「相關的國家利益」，其中大半篇幅涉及亞洲太平洋地區各種問題及美國對此地區各項政策。這裏分別為「中南半島」、「東亞與太平洋」和「南亞」三章，分別表達美國對中南半島三邦、東亞與太平洋地區、「中國問題」、「南亞問題和美、俄關係等政策，筆者特就

其在這方面的各項政策，試為評論。

壹 中南半島三邦

今年的咨文第二部第三章關於中南半島，其中首先提出越南問題。尼氏說明他的越南政策是不採取升高戰爭的軍事解決，也非立即結束美國的軍事干預，同時也不能繼續施行以前那種對和平或減少美軍介入都不能提供希望的政策。所以他決定一面尋求結束戰爭的談判解決方案，一面實行越戰越南化計劃，把美國的責任逐漸轉給越南。

尼氏指稱：在談判上美國歷來採取讓步的種種步驟，沒有一種使對方採取了行動；一九七零年四月廿日提出的政治解決原則及同年十月七日提出的五點和平計劃，以及曾在私下和公開談判時表明，一旦對方認真談判，美國